

楊全甫諫草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

謹

題為

大禮

宸斷又定戚臣異議驟興仰乞

聖明洞察主持

宗社大計事本月初九日臣等接得錦衣

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等揭帖

大興萬分難緩懇乞

聖慈亟賜舉行以慰群情事蓋為

皇長子

冊立冠婚請也臣等心甚懼之及徧讀一
過乃見就中詞意種種足駭人都以
三禮併行為輕賤以先舉

冠婚後及

冊立為循序嗟嗟此何事也此何時也而
敢為異說若此臣等待罪該科義難
緘默夫三禮并行義奉

皇上英斷方今朝野臣民其誰不翹首以
足望旦夕

發勅舉行者乃秦等忽云

冊立之事尤為綱常重典縱難以緩亦難
輕率又云

冊立冠婚不可不舉但三者并行則涉於
馳驟夫以十九歲之

元子儲位久虛

冠婚尚滯即一朝并舉猶懼已遲可得

謂輕率何得謂馳驟泰等既明知係
網常之重柰何反欲延緩乎是誠何
心臣等所未解也至三禮事體相因
原不容紊節奉

聖諭每稱

冊立冠婚挨次舉行即定序也乃泰等輒
云惟成人而後可以治人或者

冠婚先之而繼以

冊立庶使事得循序而舉不失之倉皇阻

滯夫

國家事未有名不先正能使言順事成
而禮樂可興者如謂

而立可後

冠婚不知三加彌尊當用何冠六禮告
行當稱何號泰等既留意緩急先後
之辨柰何反欲阻滯乎是又何必臣
等僉心未解也噫使泰等無知妄議猶
可言也使泰等有心異議不可言也

上惑

皇上久定之

聖斷下違舉朝共請之公心其關係豈妙

淺於六聖

皇上虛心詳察一意主持必踐并舉之

明綸無渝揆次之

成命庶邪謀永杜

國本不搖

宗社靈長之慶端必賴之矣臣等愚昧不

識忌諱無任惶悚懇切之至緣係

大禮

宸斷久定戚臣異議驟興仰乞

聖明洞察主持

宗社大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

畿闈論文多謬貢額徇私謹遵

例查參乞

賜議處以信

明旨以昭公道事竊惟科場重典惟以登
正文體杜絕私弊為要邇來上厯

明禁不啻三令五申然猶虞人情之易玩

也特令科部於場後查參

功令森嚴臣子宜何如凜凜乃不意今歲
順天場依然恬不知畏也近據儀制
司送到閱過試卷有以文理駁者有
以卷號駁者臣等覆詳已確敢不為
皇上陳之查得萬曆二十五年該禮部條
議科場事宜內開文理險僻恠誕及
荒謬不堪者奏

請黜革主考等官分別參治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是場中文字非但險怪
者應以不經見點即荒謬者亦當以
不堪并斥今閱順天奏槩多鈎棘紕
謬執難徧求姑舉其甚如第一名趙
維寰首為破承云聖心無能信無能
為聖已非不多之本旨矣而入起又
有道賢無不能等語果多能之能否
至大講慶以穴縱將聖一節對大宰
知我數句有此體查語遊意禪繳更

迂泛總之以依奇而傷雅者也次篇
起講云斬制竊於外即不願是願已
非不願之本旨矣而入講又有得惟
得於入等語不少君子無入不自得
果有如許之割裂否耶至物實翠精
之說不可解驕倍陵援之意不相合
總之以好異而成謬者也孟義雖僅
屬字句之差而一論則大涉恠誕之
甚如云其體近虛其中無有而物不

實又云我所虛人亦不實我所不有
人亦欲無又云不先自為實以起天
下之厭虛不先自為有以起天下之
厭無又云一人不必借資人人人人
不必借資一人讀之徹尾太率杳冥
反之本題茫無干涉所謂虛無寂滅
之談非耶此卷論息誠若論學殊僻
刻削險詖士君子皆謂非盛世之文
且

京關係四方之極而解元又一榜之首
傳此以風示天下甚非所以為訓也
第三十六名周希令學本荒蕪詞多
迂謬如首篇有下之職詳不若上之
職要等語又有窮無窮極無極紛如
秩如等語又有行有坊表治有一隆
寂如窈如等語又有如水造冰冰還
水取一漚水具大海味等語次篇有
官府宜一環瑱易通等語又有上天

道天高而聽卑下地道地卑而上符
等語三篇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防而防等語又有先憂之道從
得之危微之士等語夫此輩可中是
塞白者偏能登第無感乎高才之見
置也第八十七名婁所性中本寔賜
外剽府叻如首篇有離岐之心類墮
之境等語又有無其能心併無其多
心能心化多心亦化等語又有無

多事擾其無事勿以多心亂其無心
等語次篇有我為位之樞我為位之
衡等語又有為天地立心惟此位為
生民立心惟此位等語又有人有一
定之位斯有一定之在在位而無在
之心人有一定之在斯將一定之心
心安而有安之實等語三篇有試觀
今日之域中竟是何術之鼓唱筆語
又有夫吾也乃斯道所寄寓之吾而

為天下所托之吾亦先聖所屬之吾
而為萬世所寄之吾等語或有斯道
不可無吾故先聖不可無吾先聖不
可無吾故後學不可無吾等語夫此
輩可中是乳臭者偏能入教無惑乎
佳士之多遺也至言百四十七名苗
自成三場文氣亦自濶大但賄買之
說喧布長安甚有採集書卷組成時
義以播揚其醜者事錄暖昧臣等誠

不敢以風聞遽信但本卷首篇破
中即有不知多能之落於藝及能且
不着二語夫着落兩字已涉嫌疑且
收自落卷則人言安保其盡無影嚮
也并虞參明以侯公論至一百四十
九名許國士查與周希令均係春秋
竊聞上司藉口每謂孤經無多佳卷
不得不撻取喻臣等縱不敢盡以
此言為虛但本卷瑕不勝指喻無足

稱甚且用句欠通堪資笑柄抑何取
於續貂也

畿輔麟經未必乏才至此亦應參摘以
防倖成臣等所謂論文多謬者此其
大較也又查得萬曆二十三年該禮
部題選貢入南北監肄業或撥歷在
兩京者當科舉年分則就南北京應
試既其撥歷而出歷滿各歸本省如
遇鄉試之年優舉官照例於科舉正

額外考選起選且以本省之外應本
省之試既無額可拘自不應有號可
辨惟混同庫書一體校藝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是歸籍選貢應中
生員之額在監選貢應中新增之額
詎不
明甚乃今提調府丞喬登星最徇鄉
曲之私擅變

朝廷之法將八府歸籍選貢初場已與
一生員向編三卷成字號至二場三場

又怨與在監選貢同編四字號是明
示直隸選貢可按卷而知以為侵奪
中額之地又謂直隸選貢計數一百
六十餘名於四號選貢中宜中七人
其卒也果以七人中矣噫有是哉府
臣之權力一至此乎夫大臣之罪莫
大於專擅選貢之編號增額

明旨昭然豈以

皇上主與奪亦同被而府臣必主與黜生

同校

皇上特廣額以嘉惠雜髦而府臣輒分額以市恩梓里此何等法紀也撤關之後府臣自知為公論不容因而枝梧撫辯首謂生員中額原設一百名舉貢不得相攙夫自奉

旨以來各省皆有歸籍選貢查已到試錄如河南選貢中十餘名少者亦五七名何嘗於生員額外另增一名而謂

生員之額不得攪耶又謂丁酉攪中
八名致在

廷諸臣交章論列迄今未歇夫例奉
欵依諸臣何曾交章何曾未歇獨有候補
少卿傅好禮曾形之疏議而禮部案
已案寢矣豈以案寢之疏而猶可援
之為口實耶又自謂曾具疏題

請候

旨未下夫

朝政未有不奉

明旨而可徑行者既

新旨未得則

舊例當遵何得自用自尊而變亂成法乎

又請場前曾與閣部面議選貢編號

或從此從彼惟視廣額之

旨下與不下為轉移夫廣額之

旨從禮部請也部疏止議廣額未議侵額

以廣額特奏之

青而欲失侵頡未下之疏其與閣部曾私
議否臣不能知但紀綱法度之

朝法無此體而不意今日有之也且科
場以文衡士本行之內未聞分省分
人藉令直隸百六十餘人即見有肖
監得與各省選貢同試亦當聽其校
文之優劣為中之多寡何至計數均
分若宰社然是遵何例設謂宜爾則
別省選貢皆當各分一數何獨有衆

寡有無之不同即持衡之任亦僅可
付之一書算手庶幾無派是矣亦安
用此糊名易書分釐校閱為哉以
國家論才之人與任意低昂以

君父久定之科名恐請予奪若府臣者真
可謂無人臣禮矣臣等所謂賈額徇
私者此其顯跡也抑臣等猶有說焉
文體敝壞咎在士習然使主司遵

例弗收則士習自正乃主司先自好奇

故一遇恠誕佶屈之句即不勝嘆賞
不復計全卷之庸劣本房之棄置徑
列高等者比比是矣至於以維寰之
論登之程錄種種禪玄已為可訝乃
其心猶以為未足又自增數段如云
非慮不德而求慎見德覓慎即慎與
德強執體用是不慎之慎非慎之慎
也夫非防不慎以求先因慎覓先即
先與慎強執次第是不先之先非先

言
之先也又云慧根蚤植玄符自舍非
寐非惺無欲無營又云有物渾成先
天地生宿於丹臺者於遂初諸如此
類恐魑魅魍魎之談不誕於此矣夫
詞林之文多士武之

京闈取選四方觀之今主司若此取士
若此將來必用都綱提點共典文衡
錫衣黃冠並借計吏其為孔孟之害
可勝慨哉竊謂今日欲懲險悻之風

在士子固不可輕容而在主司更不
宜輕貸者也中額擅優咎在提調然
使考官執

例弗從則提調亦何詞之抗乃考官素
習脂膏一任權勢願指氣使提調曰
回籍選貢當與在監選貢同校試官
即與之同校提調曰選貢中額當計
數均分試官即與之均分且聞通關
之際試官慮及指摘已從提調處索

一印信手本以為交質夫無質猶可
原也謂不知有

明例在偶為提調所欺有質則無可原
也謂已知有

明例在公然共謀而共悖之矣至於不
校文之優劣而校人之多寡

呈上試問試官二百年來有此事否將諱
言於數之偶合已有提調之辯揭可
憑將托詞於人之我欺或不宜木偶

之甚一至於此豈不辱文衡而大負
任使也哉竊謂今日欲明專擅之罰在
提調固應首坐在試官亦不宜未戒
者也夫臣等與科場諸臣非但素無
齟齬之嫌抑且間有交知之雅特以
明旨在前清議在後職掌攸關不得不糾
發如此至樹怨召讒臣等且聽之亦
其之矣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歷查屢次

明旨從公議覆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乞將
考試官右庶子楊道賓脩撰顧天峻
提調官順天府府丞喬璧星及指摘
舉人趙維寰等分別重處庶

禁例不為虛設事權無敢擅侵其所裨
於士風政體當非淺鮮矣臣等無任
翹企待

命之至緣係

畿闈掄文多謬貢額徇私謹述

例查參乞

賜議處以信

明旨以昭公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科場文體不經大悖

明禁乞

賜議處以端士趨以肅法紀事通自文體
日壞士習日非所關世運人心甚非
鈔淺故屢經申禁一曰悖朱註二曰
用佛經

明旨森嚴豈容玩視乃今覆閱各省直試
卷仍多悖違內除全場之中僅一二

卷全卷之中僅三五句者姑不槩摘
外至於離經畔道之尤如川湖兩省
臣斷不能為之諱矣四川論語題君
子道者三伐無能為全章夫此題觀
朱註自責謙詞二解其義自昭乃中
式諸卷率以道體本空為無能聖心
本空為自道滿紙禪語幾徧一榜茲
姑舉其甚如第一名丁紹春講云道
本無象其種種名理皆添入之見解

夫子方寸內渾乎未有滄也泊乎未
有萌也見解忘而并忘見解之心亦
忘更得於無之中自增一有之障乎
道本無形其念念體認皆紛出之情
識夫子幾微內虛不填以實也潛不
耀以顯也情識泯而并泯情識之心
亦泯更得於無之上自加一能之累
乎此二比耳外仍有君子待之以為
高者聖人忘之以為大等語又有反

於太初之先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
小質之清虛之地莫要於無能而有
能為粗等語又有融會得盡淘靜得
空與夫元始境界及夫不解不靈等
語不勝數也能二名胡繼先講云吾
想夫子之蓄此至神也神故宅之無
朕遊之無方而內顧本來曾無有仁
智與勇紛立而為三者是侗乎未始
名象之初也夫安得於未始名象之

內道之以為有。又想夫子之運此至
化也。化故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曾無
有。憂懼疑惑檢制而後無者。是免乎
未始識知之原也。夫安得不於未始
識知之地。道之以為無。此二比耳。外
仍有無者。道之真亦聖之真等語。又
有聖人洞見真空而自神闡發等語。
又有能以人造無以天合等語。不勝
數也。第下九名方重講云。有可疑義。

斯有端倪之可尋而聖人以無體
體則三者宅之淵寂而無其垠亦
之員通而無其意且得以擬議加乎
故內忘其體自不見我於體而見我
之無所能也有可應緣斯有迹象之
為執而聖人以無用為用則三者與
境會而無其感亦與迹化而無其應
且得以應緣執乎故外忘其用自不
見我於用而見我之無所能也此三

比耳外仍有道無可道也無可道故
賜謂自道等語又有安生於仁覺生
於智定生於勇而我甯然若喪道遙
物外神遊象先坦夷世途而我冲然
若虛等語又有非聖人不能自釋其
心知亦非聖人不能自證其道體非
聖人不能自遊於天能亦非聖人不
能自化其我見等語不勝數也第二

十七名譚謙益講云蓋唯疑慮震撼

之遍為乘也而後有不為所乘之用
則此中空洞不即境而自無可乘者
是夫子虛無之真體而自為呈露者
也又唯清虛剛大之各為涉也而後
有不為所涉之境則此中渾涵不離
真而自無可涉者是夫子無物之天
機而自為發抒者也此二比耳外仍
有我無道而迹象為虛我有道而迹
象為著筭語又有現前皆是真機而

世累塵緣無不可以執樞運名理皆
非吾有而道德性命有不容機械域
等語又有此非自融理趣固不能忘
象數而默證乎太虛又非冥契聖真
夫孰能返無名而領解乎默體等語
不勝數也第六十四名余化龍講云
道有自離而後合者則合之名以離
而立夫子不緣離以為合又安所得
於若真若虛之境而自呈一合之形

象也亦有由失而後得者則得之形
以失而彰夫子不據失以為得又安
所得於至空至洞之府而自是一得
之境界也此二比耳外仍有無存注
并無無存注之心無排遣并無無排
遣之意等語又有消於何起滅於何
門及不知心載道道載心不知道忘
我我忘道等語又有大道無名原不
着象於有大德不有亦不覺自道其

無等語不勝數也此五卷者川文之
大較也湖廣論語題君子不憂不懼
夫此題觀下文內省不疚一語其旨
自明乃中式諸卷率謂君子視世為
幻境視身為幻形侈口禪玄亦幾半
榜茲姑舉其甚如第十一名王之榭
講云遯憂懼之原則當無我時憂懼
從何寄迨寄之後而友認寄為我焉
則憂懼始自無而適有然而有者終

非有也君子且若素位又若妾緣盡
寔之不有而奚事祓除也極憂懼之
變則常有我時憂懼始為緣迨緣之
後而反因緣為我焉則憂懼乃自有
而愈有然而有者終為無也君子且
若嘗之又若遠之盡游之若無而奚
俟杜絕也此二比耳外仍有在物者
豈盡不撓而不必以我造適在我者
豈盡不緣而不必以我為遣等語又

有逐於境而不起於境生於心而且
闢於心等語又有抱一而處則自視
其身身且非我有也何緣而忽有憂
懼憑虛而御則泛觀其物物且無其
物也何自而執有憂懼等語不勝數
也第三十八名李正芳講云人心有
虛實二界憂與懼之迭乘其無乃離
於虛而溺於實乎君子虛遊其舍方
且人喧而我寂形閑而神恬曾何認

實相於可憂可懼之來而自碍吾太
虛耶人心有靜躁二根憂若懼之偶
涉其母乃越於靜而即於躁乎君子
靜持其扁方且淡乎其無營泊乎其
未起何致伏躁愆於倏憂倏懼之因
而自弛吾靜主耶此二比耳外仍有
雖未嘗強揖以閉其中關及固不必
疆陽以杜其外構等語又有君子不
逃境亦不着境君子不起念亦不弛

忿等語又有自樂其樂而非樂人之
樂自適其適而非適人之適等語不
勝數也第五十八名楊學奇講云蓋
有憂懼心必有心憂懼之心而虛中
忽起一意則心之源不靜君子直於
其源化之而太虛不動物無能為之
動有憂懼心必有遺憂懼之心而意
中又起一意則心之流亦不清君子
無俟於其流杜之而意無其意無物

能消其意此二比耳外仍有更不必
定心於極而心自定更不必息念於
靜而念自息等語又有非其因生而
滅非其因起而除等語又有諸緣皆
易斷惟心不易滅惟真心徧滿妄心
自滅既滅妄心自永見真心等語不
勝數也第七十名程士升講云人世
之柴柵一立始而不得其形則懼
也既而益熾其後則疑端也兩念并

結於方寸而暗中之洞沒已深此中
之解脫一透前之憂不能牽則心
也後之懼不能膠則境忘也百慮俱
融於一念而宏襟之道曠已遠此二
比耳外仍有適來者時適去者頃等
語又有官馬咭馬之衷惟馬棘馬之
私等語又有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
憂懼無所寄等語不勝數也第七十
七名輩以脩講云出世者之不然其

世住世者之不能出世此之憂懼凡
以為世繫耳君子則有所適而心無
去有所留而心無住世不得而繫也
世故不滑其神故神有餘適夫且不
見其憂且懼者而安往不得恬愉樂
寂者之不能逐喧與樂喧者之不能
逐寂此之憂懼凡以為境彼耳君子
則語寂不見其靜語喧不見其紛境
不得而役也境界不羈其神故衷有

餘聞夫且不知其憂且惧者而何憂
非其坦適此二比耳外仍有神理宅
於不遷之宗而當境常定等語又有
立大宗以妙萬應及有數說於天鈞
等語不勝數也此五卷者湖文之大
較也在士子方炫竒吊詭在主司復
厭常喜新大亂聖真髦弁

功令誠何心執設謂時尚固然滿場皆
是不容不取然亦當於批點之際明

註醇疵廢法戒猶昭未為大失胡乃
意愈禪而園愈密詞彌誕而中彌高
是明為異端樹赤幟也如謂道本空
虛西方之教原有可尊則身宜削髮
披緇潛伏野寺自傳衣鉢誰其禁之
胡乃以棘院為叢林借寶輿為剎度
詎非名教之罪人也乎臣嘗考宋之
名士劉幾為文務險恠語當歐陽脩
初主試事而幾之論曰天地軋萬物

苗聖人發脩曰必劉幾也輒痛斥之
且以硃筆橫抹其卷時謂之紅勒白
而文體遂為之一變及脩再主試事
幾因改名為輝其克舜性仁賦有曰
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
形為四罪之誅脩大稱賞復擢為第
一由此觀之可見士習靡常惟視上
所好今臣指摘諸卷大都才氣宏博
想皆高明之士果何難返歸馴雅歟

宋之劉幾良由邇來試官無歐陽脩
其人故士競投主司之好遂成狂瀾
不返然則誤天下時髦而不得為聖
人徒者非主司其誰也 臣謂主司清
夜自省當必愧悔無地又安得浪言
科場陷弊而且多方為倖免計哉嗟
嗟今天下最可憂者

朝綱日玩法令難伸就科場一事往往
以徇情廢法故臣於五月間即有條

議已詳法紀未振一疏蓋慮之深矣
未幾順天以首善之地既掄文多謬
又貢額徇私臣循職糾參無非欲為
朝廷一伸法紀耳不謂至今靜聽兩月
未蒙

批發是

皇上申飭之

明旨竟托空言而言官奉

例之彈章徒惹空怨將士風何由而正

法守何由而肅哉臣竊懼之矣伏望
皇上留神省察亟

勅下該部將四川考官楊一恭趙拱極等
湖廣考官沈淮張其庶等并原察順
天內外廡官楊道宥顧天峻喬壁星
等及舉人丁紹春王之相趙維寰等
逐一列名

上請議處如例庶邪既闢

雅化自弘其於世運人心殊非小補臣

無任翹延待

命之至緣係科場文體不經大悖

明禁乞

賜議處以端士趨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

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認罪回話事臣於昨歲十二月二
十二日因川湖文體不經具疏參正
業候

旨月餘矣忽於今年二月初二日得前疏
發下奉

聖旨禮部知道本內如何犯寫朕名不行
迴避楊天民着回將話來欽此臣聞

命自

天措躬無地及細加檢閱始知單犯

御諱一字臣痛加愁艾已悔罪無及蓋緣

臣所錄者乃場中之文而臣所犯者

即中文之字依樣抄謄坐是失捺點

檢茲蒙

聖慈寬臣斧鉞責臣不行迴避臣有何辭

但乞

皇上鑒臣平日敬慎之衷憐臣一時疎誤

之失

曲賜涵宥則

浩蕩之恩或有出於臣之望外者矣且曷
任悚慄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初二日具奏

留中

禮科右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文宗曠官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自備員墮闕糜
廩幸踰三年署印且居二載兼蒙

任使監察工程遭際

聖明捐糜莫報詎意忽感危症萬不得已
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蓋臣稟受原豐居嘗不以風寒
暑濕為苦頃當作寒乍暖之時自恃

詩
素壯不知避忌遂致感冒表裏受傷
然呻吟中尚念科員甚乏此病苟旦
夕可愈分當盡瘁曷敢言去兼念工
次垂成此身苟湏臾可待例得微

恩又苟肯言去無柰中邪日深久益困憊
屢延醫吳海等診視俱謂陽氣耗弱
非假數年調攝決難以藥餌求痊臣
聞之始不勝大惧蓋非獨為一身慮
也良以科務殷繁一切

命令疏章看詳曾無虛日是共上經月可贖
之官工程緊急一切錢糧工匠稽核
全在親臨亦豈卧榻可了之任尸位
待遷素餐廢事即

浩蕩之恩終不問臣而臣益有餘辜矣近
查得萬曆二十七年兵科右給事中
劉道隆曾因病乞歸維時亦值科臣
缺乏亦有帶管工程但緣真情所迫

隨蒙

息允放今臣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照例查覆容臣回籍調理庶有
更生之望可免曠職之虞公與私實
為兩便臣無任顙乞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具奏

留中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華官
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典愈遲人心愈惑懇乞

聖明省悟刻口

傳諭舉行以永安

宗社事臣等竊惟太子者國之大本家之
冢嗣樹本欲固未有不自蚤正名號
始者衍嗣欲昌未有不自蚤諧伉儷

始者今

皇長子二十齡矣

冊立之期已過十年

冠婚之期亦越五載

皇上試想今日

宗廟

社稷大計

繼承啓佑良謀事尚有重乎此者乎情更
有切於此者乎明乃

屢旨雖明竟無一踐且近於舉朝公
請俱

留中不報即間有別

諭亦復以必不能完之珠寶為詞是

上之意益不可知而下之情益不敢信矣

夫

上不可知則窺伺之端也下不敢信則逢

迎之漸也有窺伺將有覬覦有覬覦

將有陵逼有逢迎將有黨附有黨附

將有讒構啓釁釀變臣等雖不敢盡
言然古之名臣則嘗言之矣昔楚共
王不蚤定世子屈建曰楚必多亂一
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
不走分未定則萬人皆爭分已定則
貪夫知止今楚多庶子而世子不定
亂自此生矣又宋仁宗不蚤建太子
司馬光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
今寂無所報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

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
遠慮特欲倉卒之際立其所厚善者
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
哉由此觀之可見計關儲立不必君
父實有他念顯有別圖始足貽亂惟
當撲寡斷反汗靡常即足基國家之
隱憂不小也

皇上味古人之言決今日之策尚可猶豫
徘徊而不為久矣長治慮哉况男女

之欲發時而開父母之心推情而體
豈敢

萬求之至體老氣旺之日好迷在望鼓瑟
兼調竊恐怨曠久而展側為勞鬱結
深而精神鮮暢此自關

皇上天性之愛又無俟於臣等之曉堯也
臣等待罪披坦分宜力諍適僅附名
公疏則以

旦夕靜俟之旨可信可待恐冒激阻之嫌

耳乃今時已往矣望已負矣抑豈敢
效尤將頌首鼠兩端辱

朝廷糾繩之司誤

國家

宗杜之計執伏乞

皇上虛心省納

銳意盡行毋誤

成命以駭中外之心毋泥曲說以來讒臣

之口將

而立冠婚諸禮

臣等所司刻日并行庶

國本固於苞桑

聖胤綿六公總三代有道之長不將德親

於今日臣等等臣等等臣等

家嚴無任噴熱

命之至緣係

大典愈違人心愈惑懇乞

聖明省悟刻日

待諭舉行以永安

宗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具題本
月十二日奉

聖旨皇長子及諸子長幼天倫未定

祖宗家法朕所恪遵冊立冠婚分封大典
已屢有明旨曉然有何疑議惑亂有何
違逆覬覦有何陵逼黨附况春初內外

遵旨靜俟乃即擇日命其移居矣是果
欲遷延乎是皆因爾等奏擾瀆阻乎今
各該衙門已備造應用器具雜有次第
正欲降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這畜物
輒敢逞臆瀆阻假此要譽沽名而實難
開達緩好生可惡本都當擊聞究治內
楊天民王士昌都姑且降雜職調極邊
方用不許朦朧推陞其餘各且罰俸一
年該部知道

廷議附

東兵留撤議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楊天民議得
閩外自有專寄軍機非可遙度東征
之役總督以身任之者數年於茲請
兵則予兵請餉則予餉稱有功則功
無不酬稱無罪則罪無不赦果何事
不由議處不任主張今柰何叙功徼
賞之後獨欲以

廷議決撤留哉且一倭奴也向言其不
來今又言其必來一戍守也向言其
當撤今又言其難撤轉換不一倭

廷議將奚憑焉如謂軍國機宜當共圖
長便不宜互涉推諉不思以朝鮮之
視倭較

中國之視倭其利害之關係孰切以廷
臣之料敵較督臣之料敵其情形之
觀聞孰真今舍利害切身之朝鮮而

謂其不必查議移督臣身親料理而
事而欲廷臣以臆決代之無乃舛乎
况戍鮮易安鮮難留兵易供餉難有
謂關白已死各島爭雄倭必不能大
舉者有謂近鮮一二島其未易禦或
我當頭欲歸者有謂我兵之擾甚於
倭者有謂留兵之害甚於撤兵者有
謂

格藏已空

中國已散即欲留兵其餉當聽朝鮮全
供折色不煩

中國者有謂朝鮮苦慢雖欲撤兵不敢
明言者此等情狀廷臣何得決之若
冒功於己而嫁禍於人邊臣方欲愚
廷臣廷臣復以此自愚勿論取笑於
士夫且貽笑於青史矣今日之議惟
當責疆臣與督臣自決

朝廷以重賞罰隨其後庶為長便謹議

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抄叅附

朝鮮國王請易嗣

禮科叅看得朝鮮國王李昞易嗣之
請一至再再至三矣始終不過以長
子臨海君肆性資凡近且曾為倭所
虜次子光海君瑁好學聰明又能號
召散亡遂謬襲以賢以功之說決意
舍長立幼矣不知此敗道也國王未
之深思耳蓋立嫡立長萬世常經亘

古亘今未有紊常而不釀亂者臨海
君縱性資凡近未聞有失德可指柰
何便謂不堪繼承脫光海君賢矣名
分所關賢者必不敢僭彝倫所係賢
者必不忍僭又安得以幼奪長而冒
不韙之名耶當王京既陷即國王亦
且播遷自不當獨以臨海君被虜為
辱雖光海君曾蒞全慶軍事然卒未
見有戡亂定難之勲此謂五十步之

走則可若謂國家由光海君再造可
藉口於世亂先有功也誰則信之况
當此卧薪嘗膽之時歆為此亂常召
變之事無論內難將生倘日本假此
為由稱兵再犯則向年猶侵疆之寇
今且為有名之師矣

中國即欲復為捷伐亦將何詞之執恐
非朝鮮社稷之福也抄出慎之

禮科叅看得四品已經考滿官止賜
祭一壇例也原任巡撫江西右僉都
御史陸萬垓積俸雖深終屬四品乃
其子大銳陳乞卹典若葬若廕若謚
統欵微思於予祭之外則例之所不
載也縱欵賞可紀碩未必躬履行陣
恐不可以言軍功即旅櫬可矜碩匪
能取義成仁恐不可以言死事至謚
以易名典更鄭重既有定制自難任

情總之固不宜苛尤不宜濫抄出
稟裁於例可也

韓侍郎卹典

禮科叅看得已故侍郎韓世能曾充

經筵

日講之員又叨三品考滿之後祭葬常典
或可循例徵

恩至贈謚兩端自非卓行高品純粹無瑕

者

朝廷原不輕許茲聞本官行誼碌碌品
格卑卑昔年屢擢彈章至今猶多遺
議即前此

恩瘡尚出黃緣吏部之執奏可據也而
猶殷隴蜀之望乎情自無厭例則難
徇抄出慎之

張尚書郵典

禮科參看得易名之典關係最重非
若祭葬之僅論官階亦非若贈廢之

燕論勞勩故條例申明謚典一於必
首稽生平有無論劾非公論又服亮
無瑕疵者不輕許焉其慎如此原任
兵部尚書張學顏敬歷多年其宦績
固誠有足述但陰陷御史劉臺一事
屢見彈章太犯公議而粉飾衰朽等
說又其末節也當贈廕之請已見人
言嘖嘖使非藉礦孫寅緣之力在吏
部必不飲覆在

朝廷必不肯予則亦安所稱公論文罪
毫無瑕疪者而復觀及於天下萬世
必不可私之謚典况近奉

明旨議奪議補正在講求誠并俟論定不
更安乎不然竊恐貽辱且多則今日
之言未必非忠告也抄出酌之慎之

雲南撫按總鎮進獻土儀

禮科參看得雲南撫按總鎮陳用賓
等會疏類進夷人等物并獻各官璧

年所受並歲一節為照諸夷內附已
久七儀僅屬私文撫鎮諸臣果能推
心撫馭即部餽未必見疑縱欲藉口
竊糜則時庫自有舊例乃今一旦取
而貢之

朝廷此餉者也參詳原疏不過恐年久
湮沒而已查自嘉靖三十九年至今
已四素條襍條件分明通傳無恙何
獨今日遽虞其湮沒也乎又不過缺

自明臣節而已夫外夷私餽人所共
著若魚論魚節可明即使人取我棄
亦不宜以日子棄置之物反欲為
尚方供用之需不幾以

朝是為清室哉此等舉動遠類前代藩
鎮造奉之風近似今時弁監孝順之
態大體可惜通弊當防抄出仍宜嚴
核往例有無酌為覆止可也

禮科叅看得生員何任家為其父原
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何洛文陳乞

卹典一節為照洛文於昔年講讀舊目
而次被劾致仕者哉夫論講讀之義
朝廷誠當念其舊而酬其勞但核致仕
之由公論又多優其文而卑其品今
查條例所載重在侍從則有云
特恩所加者個例也重在清評則有云悉

行停止者亦例也極度二者之間祭
葬或不容已而贈諡斷不容輕乎抄
出酌之

設尚書典與

禮科參看得典典條例內稱披劾致
仕官員若果罪過昭彰清評共棄則
不拘見任致仕悉行停寢茲查原任
尚書刑部尚書被止茂生平封爵冒
功徇私激變諸穢狀姑無暇縷指惟

畧考其賄鑽權要一節如珊瑚鴉燕
金珠犀象等物扛餽江陵者以百計
扛餽馮保者以四十計扛餽游七者
亦以十計原躡臚列至今猶污人口
頰所謂罪過昭彰清評共棄者寧有
兩乎生前僅從致仕微幸已多死後
尚敢希

恩無忌殊甚抄出寢之

余侍郎卹典

禮科參看得淑人徐氏為其夫原任
兵部左侍郎余立陳乞

卹典一節為照余立考察自陳致仕官
也曾經三品考滿於例止應祭一壇
半奠至於贈誥錄底尚非勳階炳耀
節槩孤寡者不宜倖覲茲按太官生
平雖稱斤斤自守第撫應天則左袒
豪官人唾坐視焚坑位樞筦則莫展
一籌自廢傍觀木偶所謂碌碌者流

得微於葬如例足矣尚可他有希
哉抄出酌之

戶官詔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有賞諫作忠之典榮哀無剛
於歿存政當紹庭訪落之初志事尤
先於繼述其有功存國本身竄遐取
方需不次之恩而久抱云亡之感褒
崇尤宜亟焉爾原任禮科右給事中
降貴州黎平府永從縣典史湯天氏

浩氣雄文元心峻節明廷升峻壯野
分符首嘉治行之高特擢糾繩之地
而爾矯然特立知無不言編年考一
代之闕文制科洗邇時之陋習
史冒功之賞窮宵壬言利之害
批其苦心批濇矢其危論
萬里接荒方賜環之有期
已定燕魂可憫靈命宜光
為光祿寺少卿錫之詰命於

升華青簡垂直臣之譽龍綉渙寵泉
臺賁永世之光春乃明靈服茲休命

天啟二年九月

日

諭祭文

維

天啟三年歲次癸亥閏十月丁亥朔
越二十四日庚戌

皇帝遣山西等處承宣方政使司分守河
東道協理糧儲監督鹽法右叅政王
家賓

諭祭原任禮科右給事中今贈光祿寺少
卿楊天民曰惟爾磊落才猷璘珣

節竊寔廷對再歷花封方視民以如
傷遂補君於有闕七年執節教正
於梧垣三易投荒忠已通於祖
星既正甘自堙光少海可迴違
頂放棄雖鄰於汨水羽翼矣重
山未及賜環遽嗟宿草軫

元朝之遺直霈舊德以彛章晉秩疏榮加
遵錫寵歆茲渥典